

新西蘭的微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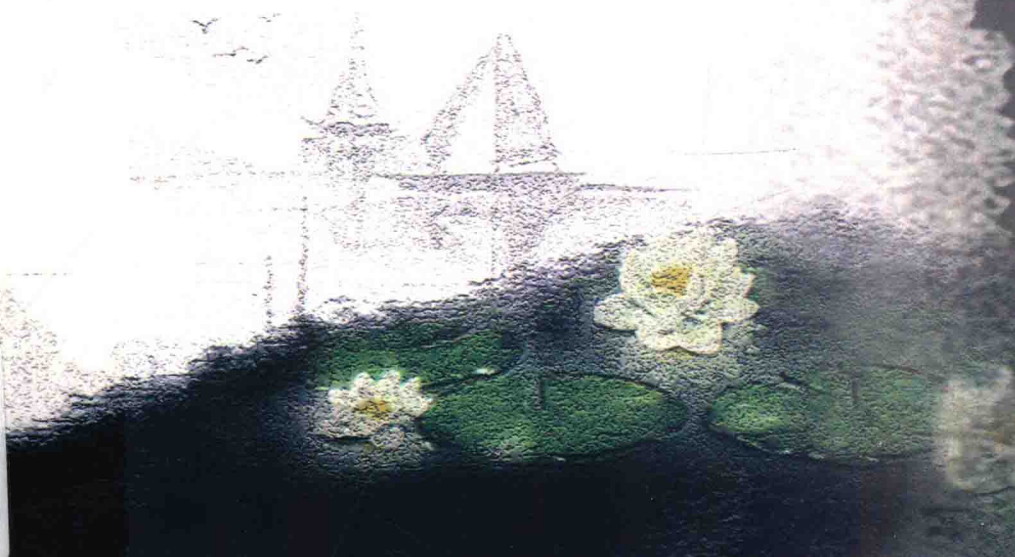
艾斯詩文集

Breeze in New Zealand

Bill Wang: Collection of Prose & Verses

艾斯 著

新希望出版社



新西蘭的微风

Breeze in New Zealand

艾斯著

新希望出版社

版權頁

Title: Breeze in New Zealand (In Chinese)

書名: 新西蘭的微風 (中文本)

Author: Bill Wang

作者: 艾斯

Title Inscription: Cao Jun

書名題字: 曹俊

Editor: A-Xiang

編輯: 阿翔

Publisher: New Hope Press Group

出版: 新希望出版社

E-mail: newhopepressgroup@gmail.com

Format: Paperback

形式: 平裝本

開本: 16開 (165×240)

版次: 2011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刷: Printed in China 中國印刷

Publication Date: 7/2011

出版日期: 2011年7月

ISBN: ISBN 978-0-473-18656-2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978-0-473-18656-2

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 新西蘭國家圖書館

定價: NZ\$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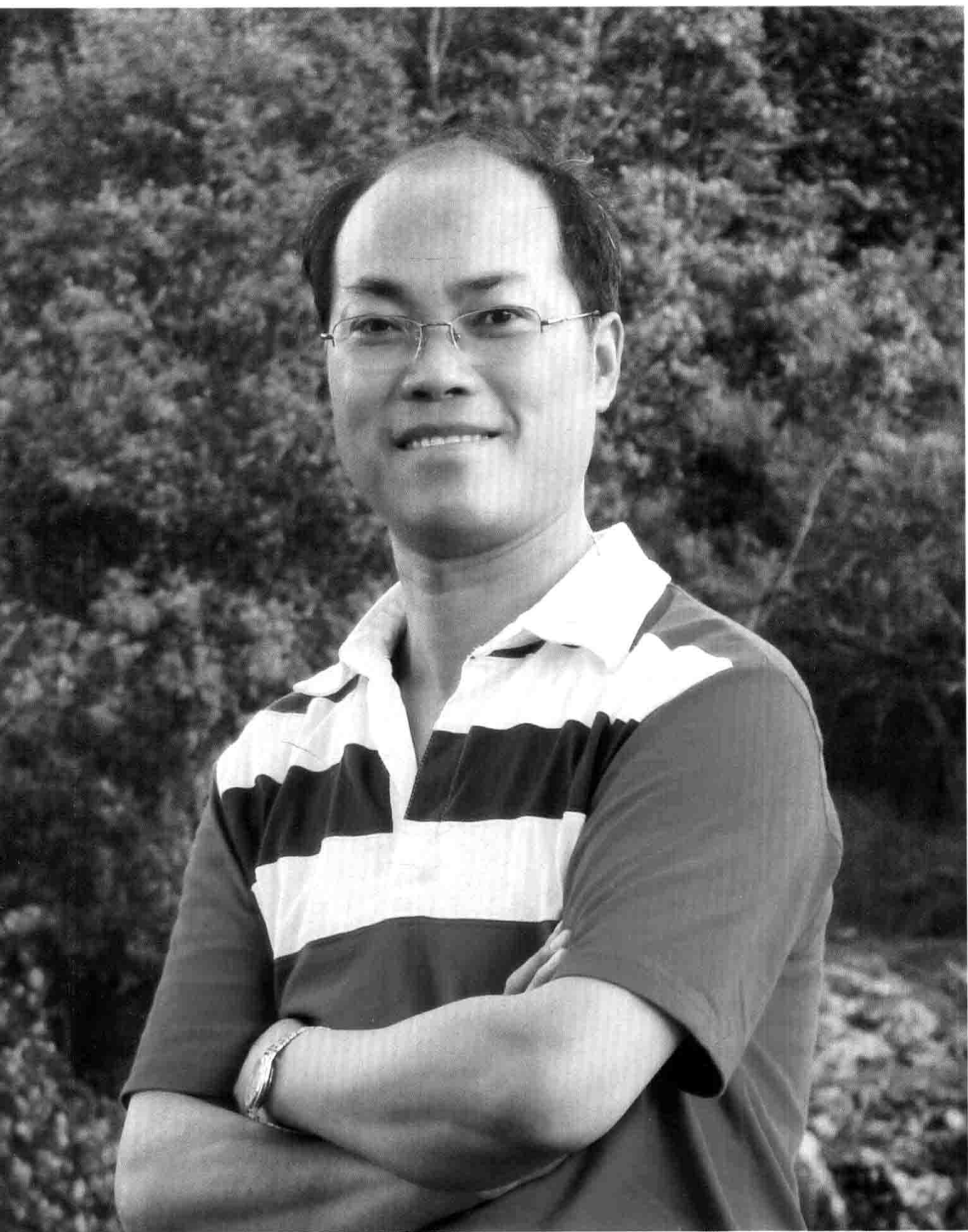
AU\$26.00

Copyright © New Hope Press Group,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out limiting the rights under copyright reserved above,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or introduced into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New Hope Press Group.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摘錄、抄襲和翻印



艾 斯 Bill Wang

【作者簡介】

艾斯，本名王斌，自20歲開始發表作品。在中國做過某大學內部刊物編輯、中央某報記者、某省電臺編輯，當然全是業餘的。主業做過企業管理、大學教師。2003年技術移民新西蘭。現為新西蘭梅西大學教師。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breezeinnz>

懇請讀者指正交流，電子郵件 breezeinnz@gmail.com

南溟出版基金

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激三千裏，搏扶搖而上者九萬裏。

——莊子《逍遙游》

南溟出版基金之創立是爲了紀念蕭宗謀先生。蕭先生任世界書局總經理多年，對臺灣出版界貢獻良多，曾因領導出版《永樂大典》流失于海外的珍貴佚文而獲金鼎獎，臨終得見《四庫薈要》面世，含笑九泉。

本基金以資助澳洲新西蘭華文作家出版其作品爲宗旨。凡在澳紐以華文寫作者，均可申請。

特此鳴謝南溟出版基金資助本書出版。



寫在前面

感謝父母，給了我生命、勤奮和善良。

感謝命運，給了我貧窮、奮鬥和經歷。

感謝南溟出版基金，讓我借此機會整理過去，思考人生。

除部分詩歌外，這裏的文字均選自我2003年移民新西蘭後的留存，特別是近一兩年內的寫作。這些文字大多發表于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西蘭及澳大利亞的華文刊物上。這裏有對故鄉、親人的思念，有對人生的思考，有對愛情的追求，有對故國的關注，當然更多的是對移民生活的記錄和思考。其中有些作品得到了讀者及澳紐兩地部分文化名人的好評。現致力于表現本地普通移民的情感故事及生活。

在我的第一本詩集《鄉下孩子的歌》裏，我曾寫下這樣的扉言，“掬一口江水來嘗咸味的，是愛海的孩子。”二十年後，我站在文學的海邊，依然覺得渺小，心中充滿敬畏。

之所以取名《新西蘭的微風》，不僅僅因為她是我郵箱、博客和報上專欄的名字，更是我對新西蘭平和的感恩。這種平和讓我冷靜，讓我思考，讓我謙卑。

目 录

寫在前面

序：來自新西蘭，但不祇是微風/何與懷 001

詩歌

【生活篇】

家 / 013

奧克蘭聽蟬 / 014

再聽蟬 / 015

大了 / 016

母親的遺憾 / 017

年齡 / 018

關於故鄉的回憶 / 019

故鄉 / 020

夏日勞作 / 021

搭錯車 / 022

中秋月夜行 / 023

祝福 / 024

你好扁擔 / 025

森林與樹 / 026

時間女人 / 027

中秋感懷 / 028

網絡釣趣 / 029

【愛情篇】

淡淡的日子 / 030

發不出去的信與天人菊 / 031

兩個人的河邊 / 032

蜃景 / 031

漁夫和魔鬼 / 034

講故事的女人 / 035

金蘋果 / 036
紅月亮 / 037
祈禱 / 038
第五十天的夜晚 / 039
兩個人的故事 / 040
雪湖煮冰 / 041
情人節的晚上 / 042
永遠的車站 / 043
永遠的陽光 / 044
造化 / 045
永恒的晚上 / 046
致愛 / 047

【思考篇】

距離與美麗 / 048
關於名勝的簡單再認識 / 049
和平 污染及其他 / 050
翻山 / 052
走在黑暗的路上 / 053
月 / 054
年輕與等待 / 055
走在沒有時間的街上 / 056
中國不會忘記 / 057
死 / 058
烈士陵園 / 059
1990年復活節在中國 / 060
沉默 / 062
出英雄的土地 / 063
第三種沉默 / 065
我讀魯迅 / 067
漁村裏的雜耍 / 068
太多的失望 / 069
我祇認中國二字 / 070

無所事事 / 071
六月飛雪的中國 / 073
我的中國夢 / 075
談不談你都很痛苦 / 077
魔術師的故事 / 078
空白的獎勵 / 080
不玩了,回家 / 081
開天窗的博客 / 082
大火中落下的黑鳥 / 083
舞臺劇 / 085
致黑暗中的朋友 / 086
古典愛情的熄滅 / 087
想念廣州 / 089
魯迅,你該走了 / 090
尊重詩歌 / 092
你,他們,我 / 095
做平靜簡單的人 / 099
文人 / 100

散文小說

一見并不鐘情 / 103
房東老餘 / 105
撿破爛的日子 / 107
多餘的故事 / 111
我眼中的新西蘭 / 116
奧克蘭的雨 / 117
皇後街上的微笑 / 118
會飛的鞋盒 / 120
人生之課 / 123
永恒的考瑞博物館 / 125
突義瑞奇公園的寂靜之聲 / 128
聖誕樹海灘 / 131

老人與小雛菊 / 139
孤獨的春節 / 141
我的父親 / 142
怕麻煩的母親 / 144
夢 哭 / 146
記憶中的母親 / 147
幾個母親的故事 / 154
變成企鵝的候鳥 / 156
情人節的禮物 / 159
小提琴 / 162
海濱的夕陽 / 166
茶杯裏的螃蟹風波 / 169
出牆的情人果 / 172
牽挂 / 176

雜文隨筆

易中天為什麼到新西蘭來? / 181
本地華文業餘創作的回憶 / 183
聯合華人兼發則明 / 184
海外文人的良心 / 185
好樣的!新西蘭 / 187
尷尬的二手 / 189
紀念高考隨筆 / 192
七七事變紀念 / 193
我們村裏來過小知青 / 194
童話新西蘭 / 195
聆聽真的聲音 / 196
真實的故事 / 200
主啊，你的殿堂在哪裏? / 201

跋：搖曳於鄉愁的膜拜中/ 文 浪 203

後記 / 208

來自新西蘭，但不祇是微風

——序艾斯《新西蘭的微風》

□ 何與懷

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惠及塔斯曼海峽對岸的新西蘭華文作家，是去年（2010年）剛決定的一項改變，而艾斯就第一位被選中了；而且，艾斯這部稱之為《新西蘭的微風》的作品，是以詩作為主的選集，這也是南溟基金成立以來第一次贊助這類作品。還有一件更值得慶幸的事：艾斯用了兩天的時間整理、打印書稿，在電郵的同時也快件寄出，剛好趕上截止日期，而兩天後，他的電腦硬盤損壞，所有文件全部丟失。要不是南溟基金，艾斯不會抓住這個機會再一次好好整理過去的歲月，思考文學與人生，甚至多年來文學創作心血結晶可能便付之東流，所以艾斯說他對南溟基金的感激有雙重的意義。我作為南溟基金的一個評審，當然為艾斯感到由衷的高興。

這位艾斯，是我新結識的一位年輕的文友。去年二月底，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年會暨研討會在新西蘭奧克蘭市舉行，我回到轉眼竟已分別十年的這個我曾經住過十年的舊地。會議午間休息時，一位與會者把我攔在會場口，說非常贊同我剛才的講話。他就是艾斯，當地作家，任教于奧克蘭梅西大學。當時祇交談了幾分鐘，過後幾次電郵通訊，慢慢熟悉起來。我給他寄去一部尚未出版的書稿：《他還活着：澳華文壇掠影·第一集》，他讀了之後，立時熱情洋溢地寫出評論，不要說速度之快讓我吃驚，而且他把評論寫得相當優美，猶如散文詩一樣，老實說，我真有點意外。佩服之下，我毫不猶疑把此文作為一篇序印出。那部書還有兩篇序，分別出自現在臺灣任教的新加坡著名詩人學者王潤華教授和復旦大學著名的文學研究博士生導師吳中杰教授。

現在艾斯要出書了，讓我作序，我覺得我不必要避諱，算是惺惺相惜吧，且就欣然命筆。

二

艾斯是大學理科教師，文學寫作不過是他的業餘愛好，但他才華橫溢，駕馭各種文體。就以《新西蘭的微風》這部選集來說吧，集中有詩歌，有散文小說，有雜文隨筆。他寫起詩歌來，不管何種題材何種話題，都能成章。例如書中詩歌部分，就分爲“生活類”、“愛情類”和“思考類”。詩歌外的文字，選自他2003年移民新西蘭後的留存，特別是近幾年的寫作，大多已經發表于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西蘭及澳大利亞的華文刊物上。他的作品，內容豐富，有對故鄉對親人的思念，有對人生的思考，有對愛情的追求，有對故國的關注，還有是記錄和思考當下新西蘭移民生活。書外他還有好些作品，有些是來不及收進，有些或因篇幅太長，不合體例。例如他有一本少兒數學趣味小說，將另行出版。現在手頭正在寫或計劃寫的居然是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命名爲《槐蔭人家》，已經醞釀了八年，講述祖上從山西移民到湖北水鄉的一族王姓及其它普通人家近一百年的各種苦難故事，以表現中國的近代史。我看了故事梗概及前面少量部分，覺得應該是一部像史詩般的長篇。我建議他增加海外內容，這是海外華裔作家的一個優勢。我向他提到陳忠實的《白鹿原》，此書很不錯，可以借鑒，沒想到他也有同感，離開中國時什麼書都沒帶就帶了這部書。他還另想寫一部《十年磨劍》，以他自八九年大學畢業開始進工廠後來下鄉下崗自謀職業出國等種種變故，反映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我把艾斯寫作的“機密”在這裏公布于衆，是一個老年人對他的期許，也是鞭策。

三

艾斯整個人說來充滿詩人氣質，他很多散文，甚至隨筆、小說，都寫得很有詩意。

那篇短短的《奧克蘭的雨》，對我這個曾經在那裏度過生命中重要的一個階段的人來說，其準確簡練而且詩意濃濃的勾描，一下就把我帶進那難以名狀的回憶中。

我記起了，就像艾斯這麼勾描的：奧克蘭的雨是善變的。或大或小，或歇或止，都在轉瞬之間。所謂風雲變幻，世事無常，盡在奧克蘭的雨季了。剛到奧克蘭的洗衣婦深有體會。陽光燦爛，萬裏無

雲，確是洗衣的好天氣。但衣服剛剛挂上衣架，一陣細雨已悄然而至。你忙顛顛地將衣服收到屋裏，還來不及擦幹臉上的雨水，窗外又是陽光普照。你于是將衣服曬出去，收進來……最後，精疲力盡的主婦祇好睜一祇眼閉一祇眼看着衣服在風雨中飄揚。

奧克蘭的雨又是大方的。艾斯這麼說，我也同感：大方到不分季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無不以雨為主。雲彩之下，人人有份。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克蘭沒有四季，祇有雨季。但是，大方過分，便有泛濫之害：奧克蘭的雨不分場合，不分四季，不分白天黑夜，有多少雲彩，就有多少雨水。因此，奧克蘭的雨也就顯得過於簡單，沒有涵養……

千真萬確，凡是在奧克蘭住過較長時間的人，無不覺得：奧克蘭天氣最有特色的便是它的雨了。那——不是江南春天如絲的細雨，蒙蒙地霧着青石板的小巷；也不似長江流域滂沱的暴雨，氣勢如虹地肆虐着萬物；更不似黃土高原的枯雨，可憐巴巴地施捨着它的憐憫。奧克蘭的雨有着不同的性格！

在奧克蘭雨的實際面前，形式不堪一擊。

這是一種悠閑的隨意，一種世外桃園的平和。

但是，奧克蘭的雨代替了一切，也從某一方面顯示了它的霸道。誰又能離得開奧克蘭的雨呢？

幸好，奧克蘭的雨一般都是由彩虹來結束，顯示着奧克蘭雨的希望。

艾斯以這些精辟而優美的語言，讓讀者從自有特別性格的奧克蘭的雨聯想到大千萬象、人情世故，甚至文學涵義。

艾斯確實極其敏感，而且富于真情實感。

幾年前，他正處於人生的又一個低谷。書中有《人生之課》一文，回憶在這樣的處境中的一件小事。

那天，他心情沉重地走在街道上，無意中看到一位腿障人士正在手轉輪椅車，橫過馬路。他寬大的身材很臃腫地擠在輪椅車上，一招一式都顯得很吃力。但他却站在幾米遠的馬路一邊，冷漠地看着。後來——

我看到太陽照着他，那個大塊頭，緩慢而吃力地上着坡。我低頭看着自己的影子，在這下坡的路上，着實有些猥瑣。但我耳旁還響着他自我加油的“嘿”聲，人也慢慢清醒過來。

《人生之課》另一節記錄他和兒子鬧別扭的小事。兒子在麥當勞店，興奮得很，一不小心將媽媽剛端上來的一杯雪碧弄翻了。艾斯的

呵責比脾氣上得還快，還是在妻子的勸解與提醒下，才發現周圍滿是異樣的眼光。快到吃完的時候，有人輕輕碰了一下艾斯的肩膀——

“有事嗎？”我有些不解。

“朋友，”他伸出手來，我祇得握住。他將我拉到一邊，附在我耳邊很小聲地說，“別對孩子發脾氣。你發脾氣，說明你輸了，他贏了！”

我還楞在那裏，他却對我一笑一招手：“再見！”

“你發脾氣，說明你輸了，他贏了！”我慢慢品味着他的這句話，不得不承認他話裏的道理。

艾斯寫道：說實話，這裏很多人看起來都很老粗，沒想到心却很細，講出來的話還很有道理，何況還是對我這樣一位陌生的移民說的。

祇有心細才能感覺心細。能够內疚的人肯定是心地善良感情豐富的人。

他那首《家》，雖然肯定會被餘光中大作的光芒蓋住，但誰能說它不也是人生親情愛情的深刻精煉的寫照呢？

小的時候/家在媽媽的背上/媽媽到哪/家背到哪//青年的時候/愛人是我的家/愛人柔情的眼神/熨平我的疲乏//中年的時候/孩子是我的家/孩子無論到哪/都系着我的牽挂//老年的時候/家是愛人的白發/白發裏着我/靜靜看西邊的晚霞

《兩個人的河邊》也是這樣一首濃縮人生的詩章，詩中意象典型，與意境完美結合：

在那河邊/夕陽/牽着兩個人影/牽着兩個少年//剛剛雨過天晴/叢林/拽着兩顆稚心/拽着泥濘//暮色悄然降臨/夜幕/抹去兩段長影/抹去這段光陰//如今在這河邊/河水/流着昔日故事/流着今日心情

在書中詩歌部分的“生活類”和“愛情類”，可以找出許多這類美妙的作品。

如《奧克蘭聽蟬》，未在奧克蘭住過的人，都以爲地近南極的新西蘭不會聽到炎夏中的蟬聲；但即使在奧克蘭住過了，聽到奧克蘭的蟬聲了，並不一定能寫出這些詩句：

又聽見異鄉的蟬/熟悉如故鄉的夏/……而故鄉/已隨蟬聲遠去

而《再聽蟬》這首，已經從故鄉情上升到某種哲理了：

又聽見故鄉的蟬/朦朧如那片古老的樹林/蟬聲一般悶熱/我站在森林裏/聽不到樹木生長的聲音/而蟬們依舊熱烈/唱着夏天與秋天的歌//烈日下/我/孤零零地站着/看森林隨蟬聲遠去//我不知道/什麼時

候/什麼地方/有沒有蟬/會落在我的身上

詩中的“蟬”最後顯然化爲“禪”。所謂“禪”，直接用源于自我內心的感悟來解決問題，尋回并證入自性。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艾斯似乎也想尋求“真空妙有”的人生佳境。在新西蘭這個可稱之爲世外桃源的國度，作此修煉應該說是比較容易的。

四

但是艾斯又是一個強烈關懷國事、非常入世之人。

詩人關懷國事，可謂中國詩歌偉大傳統。孔老夫子早已有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歌能感發精神，引動聯想，陶冶情操，增長見識，能互相交流思想感情，協調人際關係；詩歌也可以觀察世風盛衰，考證政治得失，可以怨刺上政，批評時弊，幹預現實，爲民代言。民族興亡、民生疾苦、政治清濁、時代風雲變幻，當然絕對是詩人關懷所在，絕對不能排除在其視野之外。

艾斯很多詩作，思想深邃，眼光獨到，完全體現這個傳統。

例如，中國教育當局刪減學校教科書中魯迅的作品，燃起艾斯心中的積憤。他以反諷的口吻寫了《魯迅，你該走了》：

首先，你出生不好/祖上不貪你還能出國亂跑/海歸又沒有博士文憑/哪怕克萊頓大學也行//不感謝祖國/不感謝人民/你的話總不中聽/江湖變了你還偏偏不信//你總戳着人家的脊梁骨/你總是冷眼/看不到你笑/別再總說趙家的狗在叫//你過時的文章/如同老掉牙的公式/還總唧唧歪歪/總想套現在的故事//你說，這不怪我/我沒有行醫執照/太多的病人跑到我這兒/隨手就抓了一把冬蟲夏草//還是你不對，我說/三聚氰胺能給孩子出膘/地溝油減碳環保/愛國者揣着外國的護照//魯迅，你該走了/江湖變了/江湖變了/你走得越遠越好

例如，2010年6月8日，艾斯在遙遠的奧克蘭讀到一則新疆新聞，說，“6月5日早晨，新疆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持續4個小時的暴雪襲擊，據悉，塔縣6月突降暴雪是有氣象資料以來的首次”，聯想翩翩，即刻寫下《六月飛雪的中國》：

六月飛雪的中國/四時紊亂的傳奇/沒有浪漫的奇迹/處處飛揚的雪花/尋找着他們的家/找尋着人們的記憶//人們記憶着冬天/冬天寒冷而枯寂/在這不再純潔的國度/這些純潔的精靈們/飛揚着他們的尋覓//他們屬於純潔的天空/他們執着苦難的大地/他們執着執着/沒有